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十五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三

起著雍渚灘盡上
章閣茂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

歸于洛陽

歸儀于
京師也

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楸尚太

祖女清河公主

此女欲以妻丁儀文帝止之以妻楸楸音茂

文帝少與之親

善

少詩照翻

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

淵處

淵鎮長安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

之丞相司馬魏延曰

漢丞相有長史而無司馬是時用兵故置司馬

聞夏侯楸

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

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

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十

六卷平帝元始五年安帝延光四年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余按今洋川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郡縣志曰舊子午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

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則今路是也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

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

時遣督軍

御史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晉志曰文帝受禪改漢京兆尹為太守守式又翻

橫門邸閣與散

民之穀足周食也

魏置邸閣於橫門以積粟民聞兵至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橫音光

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

比必寐翻

而公從斜谷來

斜余遮翻

谷音浴又古祿翻

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

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

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為怯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

將亮之不用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畧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况欲乘險僥倖盡定咸陽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

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脉水沿山則

斜谷之路可知矣郿師古音媚郿故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

使鎮東將軍趙雲

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

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山鄭子真隱於

此趙雲鄧芝所據即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

帝遣曹真都

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

陳讀曰陣

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

無備豫

謂不豫為之備也

而卒聞亮出

卒讀曰猝

朝野恐懼於是天

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

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屬焉漢靈帝中平四年分漢陽之

源道立南安郡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關中也安定郡屬雍州杜佑曰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

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

合兵書致人之術

兵法曰善戰者致人帝姑以此言安朝野之心耳

破亮必也

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

郃古合翻

又曷閤翻

丁未帝行如長安

親帥師繼郃之後以張聲勢如往也

初越雋太守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

好呼到翻

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

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謂不然以謾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以孔明之明畧

所以待謾者如此亦足以見其善論軍計矣觀孔明及南征之時謾陳攻心之論豈悠悠生談者所能及哉

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謾督

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

續漢志漢陽畧陽縣有街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

入畧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隴縣又曰平涼郡界有街泉亭馬謖為張郃所敗處又攷五代史志漢川郡西縣有街亭山嶠家山漢水則隋之西縣蓋兼得隴西之緜道漢陽之西縣矣又按郡國縣道記梁州之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湍口城後魏正始中立嶠家縣隋始改曰西縣此非續漢志漢陽之西縣也

謾違亮節

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

郃傳言謾依阻南山舍讀曰捨上時掌翻

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

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有嵯家山西漢水

收

謾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

下遐翻翻為于偽翻

撫其遺孤

恩若平生

殺之者王法也恩之者故人之情不忘也

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

臣文公喜可知也

左傳晉文公及楚子玉得臣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人楚軍三日穀文公

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得臣然後喜可知也杜預曰謂喜見于顏色

天下未定

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觀此則蔣琬亦重謾矣

亮流涕曰孫武

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濫明也

孫子始計篇曰法令執行言法令行者必

勝也故其教吳宮美人兵必殺吳王寵姬二人以明其法是以揚干亂灋魏絳戮其

僕左傳晉悼公台諸侯其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謂魏絳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謾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謾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

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

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據王平傳平所識不過十字觀其收

馬謖敗散之兵拒曹爽猝至之師則用兵方畧固不在於多識字也進北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亮旣

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

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

既總統五部兵時亮也漢中又使之兼當營屯之事進

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後漢之制列侯有縣侯鄉侯亭侯

亮上疏請自貶

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

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

將軍

據晉書職官志鎮軍將軍在四征四鎮將軍之上今趙雲自鎮東將軍貶鎮軍將軍蓋蜀漢之制以

鎮東為專鎮方面而以鎮軍為散號故為貶也

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

復相錄

錄收拾也將即亮翻下同復扶又翻

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

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

斷丁管翻

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

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

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

水經注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

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

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

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

柱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

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

相聞而已後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

也赤崖即赤岸蜀置

庫於此以儲軍資須十月為冬賜

須待也

亮大善之或

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

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謂兵之勝敗在

將也少
詩沼翻

今欲減兵省將

將即亮翻

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

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

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

矣

躋巨嬌翻

於是考微勞甄壯烈

甄稽延翻察也別也

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善敗者不忘此之謂也姜維之敗則不可復振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

維詣亮降

降戶江翻

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

續漢志丞相倉曹掾主倉

穀使典軍事

考異曰孫盛雜語曰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

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按維粗知學術恐不致此今不取
曹真討安定等三郡

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

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杜佑曰漢陳倉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治直之翻

夏

四月丁酉帝還洛陽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

晉志

曰涼州蓋以其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酒泉燉煌西海等郡
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

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

以徇

帥所類翻

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

吳

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

知者

所謂山越宗帥也魴符方翻帥所類翻

令譎挑揚州牧曹休

魏揚州止得漢

之九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為吳所據譎古穴翻挑徒了翻

魴曰民帥小醜不

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

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

誘音酉降戶江翻

求兵應接吳王許之

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

郎官尚書郎也詰去吉翻

魴因詣郡門

下

鄱陽郡門下

下髮謝

吳主之詰周魴之謝皆所以譎曹休也

休聞之率步騎

十萬向皖以應魴

皖戶板翻下同

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

懿督諸軍

屯宛使 賈逵向東關

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有東西關東關之南岸吳築城西關

之北岸魏置柵後諸葛恪於東關作大堤以遏巢湖謂之東興堤即其地也

三道俱進秋八

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

此猶古之王者遣將跪而推轂之意也

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

琮祖宗胡

各督

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

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

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

元豐九域志舒州桐城縣北有挂車鎮有挂車嶺鎮

因嶺而得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

柴路謂以柴塞路也

則彼

衆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

斷丁管翻

若蒙天威

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

許洛

漢末許都有許昌宮魏時都洛魏畧曰文帝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

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郟為中都之地

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

言歷萬世

惟有此一時機會可乘耳

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

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

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

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

背滿妹翻旁步浪翻易以

翻此兵之絳地也

絳古賣翻胃也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為所胃挂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

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若入無疆口

無疆口在

夾石東南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

時吳王在

皖口遣遜等與休戰于石亭則其地當在今舒州懷寧桐城二縣之間

遜自為中部令朱

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

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

械畧盡

休蓋未嘗整陳交戰而敗也兩音亮乘繩證翻

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

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

按逵傳逵自豫州進兵取西陽以向東關休自壽春

向皖西陽在皖之西而東關入在皖之東今與休合蓋使合兵向東關也

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

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

斷丁管翻

下同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

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

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

心也

左傳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先悉薦翻

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

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

人望見逵軍驚走

驚走者斷夾石之軍耳

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

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

逵與休不善文帝黃初中欲假逵節

休曰逵性剛易侮諸將不可為督遂止

及休敗賴逵以免

九月乙酉立

皇子穆為繁陽王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

室不問

敗軍者必誅烏可

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

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

鬱築鞬鬱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

城

馬城縣漢屬代郡魏晉省蓋城邑殘破已弃為荒外之地矣鞬居言翻

上谷太守閻志

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

自漢建安時閭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為二虜所信

往

解諭之乃解圍去 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卒 漢

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

臣多以為疑

因祁山之敗疑魏不可伐

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

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
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
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
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

瀘魯都翻

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

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難乃旦翻下同

而議

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疲於西謂郿縣祁山之師務於

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

兵瀟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

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危

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

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後皆同

劉

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

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

難乃旦翻坐大言坐致疆大也策破劉繇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破王朗

事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

以操之善用兵亮謂之髣髴孫吳孫吳固未易才也

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

困於南陽謂攻穰為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偏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尚於祁山時也偽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篡漢故曰偽幾居布翻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

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

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

昌霸昌紘也操累攻

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為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

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駕下者自謙以馬為喻若駕駘下乘也

自臣到漢

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

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喪息浪翻邵古合翻又曷閭翻曲長一曲

之長也軍行有部部下有曲曲各有長長丁丈翻屯將將屯者也將即亮翻

突將無前

將即亮翻

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蜀兵謂之叟竇叟巴竇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

種散騎武騎當時騎兵分部之名竇藏宗翻騎奇寄翻

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

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

又復扶翻

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言不戰而將士耗損已如此也

今民窮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虛圖之

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支持也支久猶言持久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

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

帝東連吳越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拊手乘快之意發見於外者也

西取巴

蜀

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

舉兵北征夏侯授首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

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兩然後

稀歸蹉跌曹

之然轉語之辭與他文然後之義不同

丕稱帝

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三年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自祁

山之敗亮益知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

倉已有備亮不能克

曹真使郝昭先守故亮不能克此下申言以守亮攻主客相持之事

通鑑書法
類如此

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

靳於城
翻說翰

芮翻

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瀟卿所練也

科條也
練習也

我

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

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

又使詳重說昭

重直
用翻

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

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

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

魏兵救陳
倉者自東

來故曰東救
度徒洛翻

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

以火箭逆射其梯

射而亦翻下同

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

繩連石磨壓其衝車

唐莫卧翻石礮也

衝車折

折而設翻

亮乃更為

井闌百尺以射城中

以木交構若井闌狀

以土丸填塹

塹七艶翻

欲直

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

重直用翻

亮又為地突

地突地道也

欲踊

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

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

時郃將兵

伐吳屯於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山曰使擊亮帝

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

河南城在洛陽城西

問郃曰遲將軍到遲

利翻待也

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

比臣到亮已走矣

比必寐翻

郤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

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

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尚論其才則全城卻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容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

初公孫

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

淵既長

治直之翻長知兩翻

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

孫氏漢時所用

公孫度守遼東見五十卷獻帝初平元年

遂世官相承

古者

世爵不世官爵謂公侯伯子男官謂卿大夫也今謂之世官者以公孫氏所據之地漢遼東太守之職守耳子

孫相襲是世官也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

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

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有黨故能奪恭位與之為仇者則恭

之黨也先其不意以兵臨之先悉薦翻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

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為公孫淵吳

王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下遐初孫

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少詩照翻私從有求範必關白

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望責望也怨望也吳王守陽羨長陽羨

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賢曰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長知兩翻有所私用策或料

覆

料音聊覆審校也

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

為于偽翻傳讀曰附著直畧翻

使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

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實儀事亦類此更工衡

翻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

陰平道前

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屬國都尉魏分置陰平郡唐為文州

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

之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雍關周都豐鎬雍州

為王畿平王東遷雍州為秦地漢武置十三州以雍州之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光武都洛關中復置雍州尋罷復以司隸統三輔獻帝興平元年河西為河寇所隔置雍州以統河西諸郡至魏以河西置涼州以隴右為雍州及晉以隴右置秦州而雍州統京兆亮自出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武都陰平雍於用翻

至建威

水經注漢水西南逕祁山軍南西流與建安川水合建安水導源建威西北山東逕建威城南

又東逕西縣歷城南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嶓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軍利劍閣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

淮退亮遂拔二

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 夏四月丙申吳王即

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

時夏口武昌並言黃龍見權遂以改元

百官畢會

吳主歸功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

言

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綏遠第十四

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

矣

歸功周瑜以能拒曹公而成三分之業也乞食謂張昭欲迎曹公也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

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

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

為翼正都尉

輔正及翼正都尉皆吳自創置之

而謝景范慎羊銜等皆

為賓客

銜古道字

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

賓友目

目者因其人之才品為之品題也

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

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

則謝景

凝堅定也宏闊遠也達明通也好辯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故以能凝辯而證據宏遠明通者

可以釋難疑之糾結也

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

究窮竟也甄察別也夏戶

翻雅羊銜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

浮孝敬深而陘

諸葛恪字元遜顧譚字子嘿謝景字叔發范慎字孝敬狠戶壑翻陘與狹同

衛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

辛子恤翻
惡烏路翻

其後四人皆敗如

衛所言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

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

天無二
日土無

二王古今之正
義也好呼到翻

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

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

釁隙也情欲也左傳戎
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猷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
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杜預注曰犄其足

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

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

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

須待也

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

北賊謂魏也

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

事並見前優饒也今人猶

謂寬假為優饒

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

所言

計者大也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

無上岸之情

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上岸而北向也上時掌翻

推此皆似是而

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

魏賊之不能渡漢

言魏不能渡漢而圖江陵也此漢班志所謂東漢水也

非力有

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

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

言蜀若破魏吳亦將分功

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

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

言蜀與吳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

而魏河南之衆欲留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也

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

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

谷關為界

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風馮翊三郡北得冀

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弘農二郡位望隆乎牧伯銀印青綬在十三部刺史之上後漢省朔方

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

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表當自飛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凡用兵必

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

效曹公

事見六十三卷獻帝建安五年

飛義釋嚴顏

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

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

明日遣中使勞問

勞力到翻

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

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

下屬老臣

太后謂權母吳氏也屬之欲翻

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

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

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

主辭謝焉元城哀王禮卒六月癸卯繁陽王穆卒

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

大長秋漢官者曹騰也

夫人

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

玄德昔遣孔明至吳

蓋謂亮至吳求救時也

孤嘗語子瑜曰

語牛侶翻

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

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

意料度也權自

言料度備意必當相從

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

質如字分扶問翻

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

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

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

間古

知卿

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觀孫權君臣之間推誠相與讒間不

孝王為孝穆皇父彝吾侯志為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淑為孝元皇父解瀆亭侯萇為孝仁皇其妃皆尊為后
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
春秋文公二年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君子謂華元
於是乎不臣華戶化翻
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

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

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為後故豫下此詔以約飭為人子為人臣者

九月吳主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

復扶又翻

留太

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

九官九卿也

使上大將軍陸遜輔

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

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

大將軍三郡豫章鄱陽廬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越易相扇動故使遜兼掌之

南陽

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

廙羊職翻又羊至翻

同郡謝景稱之於遜

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

長知兩翻

廙以細辯而詭先聖

之教

詭異也

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

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

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

獨西陵置都督以國之西門統攝要重也杜祐曰西陵今夷陵郡隲之日翻

求見啓誨隲於

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行

下

孟翻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

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

也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棄后稷皋陶作士益作朕虞垂共工夷作秩宗龍作納言夔典樂

治直吏翻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

范昭曰願請君之棄爵景公曰諾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恥其君而

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漢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竊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

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張紘還吳迎家道病

卒臨困授子留牋

留牋猶今遺表也

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

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

書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

神明治直吏翻下同

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

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

易以政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與治

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

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

周禮夫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操千高翻

甘易同之歡

易以鼓翻

無假取於人

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

離則有釁

言納忠而不合於上則上下之情離釁隙由此而生也

巧辯緣間

間古覓翻

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

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

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

省書為之流涕

省悉景翻為于偽翻

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

觀

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園東南天淵池水逕觀南觀古玩翻

帝常言獄者天下之

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

斷丁亂翻

初魏文侯師李

悝著灋經六篇

悝苦回翻漢藝文志法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注云李悝相魏富國彊兵今言

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若韓非子也

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

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

百六卷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

世有增損

錯糅無常

糅女救翻雜也

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

馬鄭馬融
鄭玄也

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

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

章句尚書衛覲奏曰

覲音冀

刑灋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

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

縣讀曰懸

而選用者之

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

晉職官志律博士屬廷尉

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

灋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

各百八十餘篇

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書令用之於國軍中令用之於軍

於正律

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十一月洛陽廟成

元年

初營宗廟至是而成

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

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

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

十二月雍丘王

植徙封東阿 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

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沔陽成固二縣皆屬漢中郡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城南

城即陽平關也又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又東逕沔陽故城南城南對定軍山又東過南鄭縣又東過成固縣南如此則漢城在南鄭西樂城在南鄭東也又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有梁州山與孤雲兩角山相接大山四圍其中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杜佑曰樂城在梁州西縣西南杜佑曰洋州興道縣漢成

固縣地蜀之興執宋白曰興勢山名在興道縣西北二十里洋州管下西鄉縣本成固縣地

四年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

夷洲亶洲

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傳言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求蓬萊神仙不得福懼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治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惟用鹿貉為矛以戰鬪摩厲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飲之以為上有也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國中至今廟祀徐福欲俘其

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

江東見衆

見賢
遍翻

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

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吳主不聽

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

中書郎卽通
事郎晉志曰

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

更工
衡翻以

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玄

尚之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

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

豫

晉職官志曰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謂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謂者令曰中

謂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謂者令而有中官謂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

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人改漢選郡尚書

曰吏部尚書比等比也音毘寐翻三豫者容三人得豫於題品之中也

行司徒事董昭

資望

輕未可為公者為行事

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

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

也

治直吏翻敗補邁翻

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

始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伏惟前後聖詔深

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灋之吏皆畏其

權勢莫能糾擿擿他狄翻毀壞風俗壞音怪侵欲滋甚竊見當

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少詩照翻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

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趨七喻翻合黨連

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訾將此翻用黨譽為爵賞附已

者則歎之盈言歎者嗟歎而稱其美也盈溢也歎美之過溢於言辭則為溢美之言不附

者則為作瑕釁王之病曰瑕器之隙曰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

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

言廣布黨友財互為羽翼身安而無患可以度

世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

謂毀譽所加彼

誠好譽而惡毀則其心柔服調順於我無忤如吞之以藥也

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

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

謂如

職在尚書出入禁省則有令史有主書有蒼頭廬兒為之給使今使奴客冒其名以出入往來為姦

凡此

諸事皆灋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

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

謂殷尚質

周尚文各隨教而變也

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

二典三
謨也

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

通一經材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

不務道本者罷退之

郎吏謂尚書郎也

於是免誕颺等官夏

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

秋七月葬武宣皇后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

數所

角翻請由斜谷伐之

斜余遮翻谷音浴

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

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沂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

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

武威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

司空

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

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多

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

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

鈔楚交翻

多留兵守要則

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

復扶

又翻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

真據之遂行

詔以議下真將與之高度可否也真銳於出師遂以詔為據而行下邳稼翻

八月辛巳帝行東巡乙未如許昌漢丞相亮聞魏兵

至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

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坡色正赤魏兵沂漢水

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于成固故於此待之

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

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李嚴本都督江州今赴漢中令其子

為督軍以典後事

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

疏曰

華戶化翻上時掌翻

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

治道

治直吏翻

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

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

讐可坐而待也

魏以吳蜀為二賊

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

於前世猶不克平

二祖謂太祖武皇帝世祖文皇帝也

朕豈敢自多謂必

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

探他舍翻

無由自啟是以觀兵

以閱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

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于孟津武王度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

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

便有天雨之患稽閼山險

閼與礙同

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

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

左傳隨武子之言

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

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

王兵王者之兵也

散

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

蘇後爨師不宿飽

前書李左車說陳餘之言蓋前乎左車已有是言矣

此謂平塗

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

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

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

半谷

謂子午谷之路行纔及半也

治道功夫戰士悉作

治直之翻

是賊偏

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

出關而復還

復扶又翻

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

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

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

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

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易兌卦彖辭難乃旦翻

肅

朗之子也

王朗為公於黃初之初

九月詔曹真等班師

班還也

冬

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統留事

漢成帝罷中書

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後又置三

公曹是為五曹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為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坐後改吏部為選部魏又改選部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左右二僕射一合為八坐

帝還主者

奏呈文書

尚書諸曹各有主者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帝曰吾省與僕射省

何異

省悉景翻

竟不視

十二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

帝以舊陵庠下改葬朝陽陵亦在鄴

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

寵表召充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

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

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

上表言敵情請不罷兵也

後十餘日吳果

更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

數外出

數所角翻

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

蔣琬字公琰

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青州人隱蕃

姓譖隱以謚為氏

逃犇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為無道微

子先出

商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奔周

高祖寬明陳平先入

事見九卷漢高帝二

年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

致

言蒙天之靈得自全而致身於吳也

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

見精別

此主者謂主客之官降戶江翻別彼列翻

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

於邑三歎

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或曰於音烏邑烏合翻

曷惟其已

用詩人語

謹詣

闕拜章乞蒙引見

見賢遍翻

吳主即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

時務甚有辭觀

言其敏於言辭美於儀觀也觀古玩翻

侍中右領軍胡綜

侍坐

吳置中領軍及左右領軍坐徂卧翻

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

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辨有似禰衡

禰乃禮翻

而才皆不及

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

治直之翻

且試都

輦小職

國都在輦轂下故曰都輦

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

自漢以來廷尉有正有監有平

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

之才

數所角翻

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

雲集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銜

及宣詔郎豫章楊迪

吳置宣詔郎掌宣傳詔命

拒絕不與通潘濬子

翥亦與蕃周旋

翥章庶翻杜預曰周旋相追逐也

饋餉之濬聞大怒疏

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

言志在致命以報國恩

爾輩在都

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

降戶江翻

在

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

惆丑鳩翻

疏到急就徃使受杖

一百促責所餉

濬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

當時人咸怪

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

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

禁止者雖未下之獄使人守之禁其不得出入止不

得與親黨交通也鄭樵通志曰禁止謂禁入殿省也符所屬行之盤洲洪氏曰魏晉以來三臺奏劾則符光祿勳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

不得入殿省光祿勳主殿門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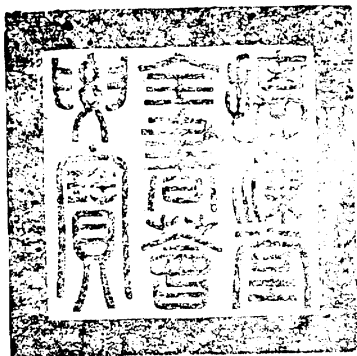
歷時乃解 武陵

五谿蠻夷叛吳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

屯長沙漚口

呂岱討交州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徐大豐

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防輔不書者魏氏受詔察王防制藩國過差晉武帝懲其失而不置也

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

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行下孟翻而

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累力瑞翻且如有善

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袞之言漢北海王睦之故

智也癸亥帝還許昌五月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北

諸郡為郢州

既以孫權為荊州牧統江南八郡故以江北諸郡置郢州吳自立則郢州廢矣

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

水經注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巫縣屬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四

起重光大淵獻盡閼
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軍
五萬人討五谿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

同出為
姨母之

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
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武陵太守衛

易失

易以豉翻復扶又翻下同

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

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

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

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

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

枕職任翻

閏月遜將進攻

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是猾虜更當事多

衡工翻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助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帥讀曰率於是大司馬

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

陵郭淮等以禦之

郃古合翻又曷閣翻費父沸翻

三月邵陵元侯曹

真卒自十月不雨至于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

精兵四千守上邽

上邽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以來屬漢陽郡

餘衆悉出西

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

雍郡二縣皆屬扶風郡雍於用翻郃音媚又音眉

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

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

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觀

懿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

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

邽郭淮費曜等徼亮

徼讀曰邀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

芟所街翻

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

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

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

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

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

少詩沼翻

亦行去矣

懿不從故尋亮

有意為之曰故尋者隨而攝其後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

數所角翻

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

笑何懿病之

懿實畏亮又以張郃嘗再拒亮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敢戰情見勢屈為

諸將所笑

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

當監何平於南圍

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敢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

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街翻

自案中道向亮

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

山之圍自據中道與亮旗鼓相向也

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

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

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

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籍水出上邽

當亭西山東歷當亭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也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與

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脅而卒

中竹

仲翻郃與滕同卒子恤翻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黃初以

來諸侯王灋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

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

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注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

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
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

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

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

遞上

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遞迭也言百寮宿衛以次休息更遞上直

執政不廢於公朝

朝直遙翻下同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

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恩者矣

治直之翻

至於臣者人道絕

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謂疇昔文會之友也

修人事叙人倫近日婚媾不通

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

塞悉則翻

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

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

殊絕也閼五慨翻

今臣以一切之

制

一切謂權宜也一說一切謂不問可否一切整齊之也

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

心皇極

皇極宅中之位人君居之

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詩邶風北門之詩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歸之於天余謂植之意蓋謂君者

天也天可達乎

遐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

與邇同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四節謂四時之

節展舒也

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論語孔子曰兄弟怡怡

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

呂延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也遺于季翻

齊

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

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謂百官也

如此則

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

無錐刀之用

思惟也省悉景翻

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

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度徒洛翻

若得辭遠游戴武

弁解朱組佩青紱

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弁佩青紱

駙馬

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

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

下多以宗室及外戚為之

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

拾遺左右

珥仍吏翻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橐替筆華蓋乘輿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

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遊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乃臣丹誠之

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離力智翻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

常棣匪他之誠

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所謂匪他也

又類弁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

哀

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氣矣蓼音六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

處昌

閎翻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

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齊大夫杞梁戰

死于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臣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

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

况譬也

若葵藿之傾太陽雖

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

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為回光終是誠心向日也

為于偽翻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

陛下

施式智翻下同

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文子九篇班固

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植獨先表也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

否隔不通也友于兄弟也否皮鄙翻

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

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

也光被時雍言帝堯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氏箋曰緝熙光明也故植以言文王之治

被皮義翻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

也事使之然隆崇也謂立教之始各有所崇其流之敝則事勢使之然也惡如字今令諸

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䟽畧本無禁錮諸國

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

司如王所訴植復上䟽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復扶又翻

朝直遙翻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

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

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

臣伏惟陛下遠

覽姬文二虢之援

虢仲虢叔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虢以成王業

中慮周成

召畢之輔

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

下存宋

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

皮之虎也

楊子之言

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

將即亮翻

故語曰患

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

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相左右

叔魚陷刑叔

向贊國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

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于朝宣子問三
其罪於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

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
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
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懾之涉翻豪右執政不在親戚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

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齊太公姓呂其後為田成子所取非

呂族也晉唐叔姬姓其後為趙籍魏惟陛下察之苟吉

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離力智翻欲國之安

下得離同

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

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

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

勝音

升懣音悶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

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

朝直遙翻下同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

願足矣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

植求自試而但以優詔答之終疑之也

八

月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

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

二載

自文帝黃初元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二年惟思也載子亥翻

悠悠之懷能不興

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

適讀曰嫡

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漢丞相亮

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

李平即李嚴改名曰平

會天霖

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

狐忠即馬忠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馬

改名忠此姓從先名從後姓譜

狐周王子狐之後又晉有狐突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

還

喻以後主指言運糧不繼

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

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

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

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誘音酉

亮

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

負

首式救翻

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

平蓋嘗封侯也

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

戒敕

也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

東關

東關謂江州

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

護思負一意

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意於為國無復詭變以自營也

君與公琰

推心從事否可復通

否皮鄙翻

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

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

李嚴字正方為于偽翻下同

鄉黨以為不可近

近其靳翻

吾以為

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其不意

謂蘇

秦張儀押闔其說以反覆諸侯之間今李平復為之復扶又翻

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

衛尉南陽陳震也

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

以誘揚州刺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

阜陵縣漢屬九

江郡魏改九江為淮南郡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淪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

陵縣在滁州
全椒縣南

布遣人告凌云遠道不能自致乞兵見迎

凌騰布書

騰傳也
上也

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

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

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

衛多則事必遠聞

問音

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

其宜會寵被書入朝

被皮義翻
朝直遙翻

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

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

索山
客翻

乃單遣一督將步

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

迸北
孟翻

孫權自量其國之力不足以斃魏不過時於疆場之間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凌允之兄子也王允獻帝時誅董卓先是凌表寵年過

耽酒不可居方任

方任方面之任也先悉薦翻

帝將召寵給事中郭

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

漢建安中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太和三年

刺豫州是年都督揚州

二十餘年有勲方岳

自魏以下以督州為方岳之任謂其職猶

古之方伯岳牧也

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關

可令還朝

朝直遙翻

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

康彊帝慰勞遣還

勞力到翻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華歆卒

謚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華戶化翻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入

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

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

清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離力智翻

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帝愛女淑卒帝

痛之甚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

從孫黃與之合葬

甄之人翻從才用翻

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

襲爵

為于偽
翻下同

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

八歲下殤禮所不備

記檀弓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

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鄭玄注云畧未成人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况未朞月而以成人禮

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

比

朝直遙翻下同臨
力鳩翻比毘寐翻

而乃復自往視陵

復扶
又翻

親臨祖載

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

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

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

避衰謂五行之氣有王有衰徙舍以

避之也今人謂之避災便移殿舍謂欲營繕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殿舍也

或不知何故臣

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

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

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治直之翻

及孟津

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

可計量

量音良

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

無恐懼之心

子思居於衛有齊冠或曰冠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似去君誰與守

況乃帝

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

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

孫淵求馬初虞翻性踈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

抵觸也數

所角翻好呼到翻忤五故翻

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

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為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

去猶棄也
去羌呂翻

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

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

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復是非故謂之愛憎白陳奏也

復

徙蒼梧猛陵

猛陵縣屬蒼梧郡劉昫曰唐梧州孟陵縣藤州鐔津縣龔州南平武林隋建三縣皆

漢猛陵縣地復扶又翻

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五月皇子殷

卒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帝行如摩陂

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治直之翻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

與吳通

數所角翻

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

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

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度遼水

散騎

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

光武報竇融書曰吾

與爾非相吞之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為不侵不叛之臣

不宜輕伐伐之而不

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

治直之翻

先

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

質如字

歲選計

孝

計考謂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

不乏職貢議者先之

先悉薦翻

正使一舉

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

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豫以

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岸當赴

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賀等還至

成山

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不夜縣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

遇風

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

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十一月庚寅

陳思王植卒

謚法追悔前過曰思

十二月帝還許昌宮侍中

劉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

朝直遙翻

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

智言之皆有形

謂言蜀之可伐與木可伐皆有勝負之形可以動人之聽

中領軍楊

暨

中領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其後

以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則為中領軍

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

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

過工禾翻

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

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

焉於虔翻下同

暨

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

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

質證也驗也對問也

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

見賢遍翻下同

曄責帝曰伐

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

與讀曰預

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

罪

昧母禮翻一作寐說文曰寐而昧厭厭讀曰魘

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

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

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

見賢遍翻中竹

仲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

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

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

伺相吏翻趨七喻翻

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

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

逃矣

言者謂曄善迎合上意上若有所問謂反上意而問之曄之對必與上所問者反而與上意所向者

合每問皆然則可以見曄迎合之情矣

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

焉

疏與

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侍中在天子左右大鴻臚外朝

官也臚陵如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晉傅玄著書號傅子

以曄之明智

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

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

敦厚也崇尚也

內失君心外困於俗

卒以自危

卒子恤翻

豈不惜哉

曄嘗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
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
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撻羣臣細過
以求媚於上

好呼到翻扶一決翻挑也撻他歷翻發動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

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

續漢志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
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主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
庫藏蔡質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魏晉
之制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
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
租布刑獄兵器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也關

白也言有罪罰當闕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剖也析也問責問也剖析其事而責問之也璠乎袁翻

又云諸當坐者別奏

廉昭又云諸當坐者別奏意欲并奏今僕坐之

尚書郎陳

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志意懇惻臣竊愍然為

朝廷惜之

偽為于翻

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

兩長知翻

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

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

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

韓信

之言見十卷

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

豫讓事范中行氏智伯伐

漢高帝三年

而滅之移事智伯後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漆身吞炭必
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讓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
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行戶剛翻
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

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

遐蹤契息
列翻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

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

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

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

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

遂使䟽者不敢毀譽

此言帝信其所親而疑其所䟽遂使在遠之臣不敢言以至是非失

其真也䟽與踈同譽音余

以至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

聞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

有道謂有士也

使之自同古

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將遂

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

使大臣怨乎不以

以用也見論語

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

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

共工驩兜三苗世濟其

惡然後去之數所具翻去美呂翻

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

言小過當畧而

不問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

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

知讀曰智

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

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

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

行下

孟翻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

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

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

治直之翻下同

以此建功

何功不成每有軍事

謂二邊有警急之時也

詔書常曰誰當憂此

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

公後私即自辨也

近詔謂近日所下詔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

伏讀明詔乃

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

為治之本在於任賢事之治不治乃其末也

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

為朝臣不盡稱職也

稱尺證翻

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

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

處昌呂翻

選舉非其人未

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

朝直遙翻

陛下知

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

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

為治直

吏翻

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

屬之欲

定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

寺門官寺

斯

翻下同

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

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

按范書郭躬章帝元和三年拜廷尉

和帝永元六年卒不及安帝時蓋躬死後

近司隸校尉

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

裴松之曰按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弟名

通為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

於受屬

屬之欲翻

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

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

絕阿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

治直之翻

使臣之言少蒙察納

少詩沼翻

何患於姦不削減而養

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

擿他狄翻

然而世憎小人

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

其終始

復扶又翻

必以違衆近世為奉公

近五故翻

密行白人為

盡節

謂潛伺人之過失以白上乃以為盡節也

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

此邪

焉於虔翻

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

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

背蒲妹翻趨七喻翻下同樂音

洛

怨畿之子也

建安中畿守河東有能名

帝嘗卒至尚書門

卒讀曰倅尚書

門尚書臺門也

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

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

則請就黜退

行下孟翻分扶問翻稱尺證翻

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

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

望也社稷則未知也

陳矯賈逵皆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為晉初佐命豈但利祿之移人

哉非故家喬木而教忠不先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

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

將即亮翻

守則經時

謂陸遜若

以兵圍守必經時而不能拔

又賊舍船二百里來

句絕舍讀曰捨

後尾空絕

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

軍趨楊宜口

魏廬江郡治陽泉縣續漢志陽泉縣有陽泉湖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

水經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趨七喻翻

吳人聞之

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䟽曰合肥城南臨江

湖北遠壽春

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百餘里遠于願翻下同

賊攻圍之得據

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

甚易

易以
政翻

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

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

歸路

掎居
蟻翻

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

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

壞音
怪

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

於此劫畧無限必淮北為守

濟言望風移戍吳必劫掠
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

帝未許寵重表曰

重直
用翻

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

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

懾懼也
懾涉翻

此為形實不必

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

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

遠于願翻

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

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

趙咨蓋必黃初初自吳使于魏者也

文帝重其辯給遂臣於魏

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

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觀龍改元

自是改摩陂曰龍陂

公孫

淵遣校尉宿舒

姓譜宿本風姓伏羲之後封於宿風俗通漢有鴈門太守宿詳

郎中令

孫綜

晉志王國置郎中令淵未封王僭置之也

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

之大赦

偽翻為于

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

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

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

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

淵背魏懼討背蒲妹翻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

明於魏兩使不反使疏吏翻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

難昭難乃旦翻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劔而怒曰吳國士

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

於衆中折孤數所角翻折之舌翻孤常恐失計失計謂不能容昭而殺之也昭

孰視吳主

古孰熟字通

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

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

事見六十

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

卒遣彌晏往

卒子恤翻

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

朝直遙翻

吳主

恨之土塞其門

塞悉則翻

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張昭事吳有古大臣之節

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洛陽宮鞠室災

鞠室者畫地為域以楚鞠因以名室

鮮卑軻比

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

步度根保塞見七十卷文帝黃初五

年誘音酉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陜北累力瑞翻重直用翻

北也唐代州鴈門縣陜音利陜北陜嶺之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

有東陜關西陜山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省悉景翻步度根已為比能所

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漢靈帝末羌胡大擾

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陜嶺以北並棄之故以句注為

塞比詔書到比必寐翻軌已進軍屯陰館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鴈門陰館縣杜

佑曰句注山即鴈門縣西陜嶺句伏儼音俱包愷音鉤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

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

於樓煩

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鴈門郡而晉志無之蓋已棄之荒外矣

二將沒步度根

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

泄歸泥扶羅韓之子

與軻比能合寇邊

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

晉職官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

將軍也魏置為中軍

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將其部衆來降步

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

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

卒如張昭之言傳直應翻

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

樂浪音洛琅

吳主聞之

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當

嘗試也易以鼓翻

近為

鼠子所前却

謂稱臣以誘吳使使前既又斬其使以却之也

令人氣踊如山不

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

復扶又翻

就令顛沛

不以為恨

知其不可而欲興忿兵也

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

誕膺期運破操烏林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敗備西陵

事見六十

九卷文帝黃初三年敗補邁翻

禽羽荊州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

斯三虜者當

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

言如風行而草偃也

方蕩

平華夏總一大猷

猷道也謀也夏戶雅翻

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

之怒違垂堂之戒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喻權不當自越海而加兵於遼東

輕萬乘

之重

乘繩證翻

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

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陞

下乘桴遠征

桴芳無翻編竹木渡水大者曰楫小者曰桴

必致闕閼感至而

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

遼東衆之與馬

謂權所以遠惜遼東而不忍棄絕之者以其民衆與其地產馬也

奈何

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

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

事見

二十八卷永光元年刎武粉翻

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

今遼東戎貊小國

貊莫百翻

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鉅

鈍

鉅者十分黍之重言其輕也

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

方土寒傭

傭克角翻傭瘠也

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

卒讀曰猝度徒洛翻

鳥驚獸駭長驅奔竄

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

加又洪流澒澐

澒澐水深廣貌澒戶廣翻澐以兩翻又余亮翻

有成山之難海

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

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

賁音奔加以

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

洿烏故
翻流腫

者謂毒氣下流足為之腫古人謂之重腿今人謂之脚氣凡行海者稀無此患此不

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

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

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

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

謂傾身而卧側鼻而息不得展布四體安於偃仰也

食不

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

吳選曹尚書即魏選

部尚書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閒隙

閒古莧翻下同

應機而

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

腹心之疾也

偽為于翻

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

治直之翻

忿以

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

寇北

猾虜皆謂魏也

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

所覺輒多

兵法以逸待勞又曰逸則能勞之言敵人用智以疲我苦不自覺比我覺知則得失之間

相去多矣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

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應邵曰沓長荅翻又

據陳壽志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為新沓縣即沓渚之民也

今到其岸兵

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

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

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

此慮魏乘吳伐遼之間而

南侵也狙

若實了然無所憑賴

了然猶然曉然也蜀本作了然文義尤長了孤

千余翻

了也謂淵孤立

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

怖普布翻迸北孟翻卒讀曰猝

了然無援也

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

山虜謂丹陽豫章鄱陽廬陵新都等郡山

越也乘蜀本作

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

承間古莧翻

疏曰

重直龍翻

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

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

從千容翻以

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

盤互謂各盤據而互

為敵也夏戶雅翻

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

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

舍讀曰捨治直之翻

昔尉佗叛逆僭號稱

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

喻而已

佗徒河翻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易以政翻

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

場音亦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

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吳主數遣人慰謝

張昭

數所角翻

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

過工禾翻

昭辭

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

恐丘共翻

昭亦不出吳主使人

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

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朝直遙翻

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

襄平縣遼東郡治所淵所都也

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

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

中使中節人使

也使疏吏翻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菟同都翻

玄菟在

遼東北二百里

此非玄菟郡舊治也

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

舍於民家仰其飲食

仰牛向翻

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

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

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

長知兩翻為于

偽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

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

時為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旦羣德彊皆

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鄰

疽千余翻著直略翻鄰與膝同

不及輩旅

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

崎丘宜翻嶇音區

行六七百里創益

困不復能前

創初良翻下同

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

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

委

委棄也

於是推旦彊使前

推吐雷翻

德獨留守羣採菜果食

之

食讀曰臥

旦彊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

位宮及其主簿

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位宮漢高句麗王宮之曾孫也宮生而開目能視

及長勇壯數犯漢邊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以似其祖故名曰位宮句麗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擾台使者帛衣先人帛衣

三國志作卑衣句音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給言有

賜為遼東所劫奪

給徒亥翻

位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

旦還迎羣遣阜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

貂皮千枚鴟雞皮十具

郭璞注山海經曰鴟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鬩敵死乃止鴟

何葛翻

旦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

勝音升

吳主壯之皆拜

校尉

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

合肥新城也

以其遠水積

二十餘日不敢下船

大船向岸船高岸卑故謂舍船就岸曰下船以自船而下也遠于願

翻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

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

要一遙翻

雖不敢至必當上

岸耀兵以示有餘

上時掌翻

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

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

卒讀曰倅

斬首

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蜀庾降都督張翼

水經注寧州建寧縣故庾降都督也蜀後主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之

用灋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

帥所類翻

丞相亮以參軍巴西

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

其人謂召翼者也即

就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

稱尺證翻

然代

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

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

懈古代到隘翻

到

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冑斬之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

木牛流馬

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

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鞍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運米集斜

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按明年亮即出斜谷

所謂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再攻祁山之

後至是凡三年也斜谷音浴又古祿翻

二年

考異曰唐太宗晉書景懷夏侯后傳后以此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知

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鴆崩按是時司馬懿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迹况其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鴆其妻俱非事實蓋甚之之辭不然師自以他故鴆之今不取

春二月

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三

月庚寅山陽公卒

獻帝自禪位至卒十有四年年五十四

帝素服發喪

己酉大赦

夏四月大疫

崇華殿災

是歲復修改崇華曰九龍殿引

穀水過九龍前為玉升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

諸葛亮至郿

郿音媚又音眉

軍於

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

背蒲妹翻

謂

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

原

水經注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逕其北又亮與步騭書曰原在武功西十里上時掌翻

諸將無

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

雍於用翻

亮

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

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

盪徒朗翻

此非國之利也

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

塹七艷翻

漢兵大至淮逆擊却

之亮以前者數出

數所
角翻

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

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

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

巢湖口即
今柵江口

也在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里水導源巢湖裴松之
曰巢祖了翻今巢湖與焦湖通焦勦音近故有勦音今

讀如向合肥新城

即太和六年滿寵所築新城也華夷
對境圖魏合肥新城今為廬州謝步

鎮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

向襄陽

瑾渠吞翻
沔彌充翻

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

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

殄夷將軍
蓋魏所置

然不在沈約志所謂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四十號將軍之數

以致大軍耳

質音致

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

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

罷讀曰疲

若賊見計

言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

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

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

并召所休將士

分休猶番休也

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

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

少詩召翻

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

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

先悉薦翻

揚聲進道震曜

形執騎到合肥䟽其行隊

䟽讀曰踈行戶剛翻

多其旗鼓曜兵城

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

後必震怖遁走

要一遙翻斷丁管翻怖普布翻

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

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

陽終以破隗囂

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

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

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

合肥

襄陽以備吳祁山以備蜀也

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

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

比必寐翻

乃使征蜀護軍秦朗

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

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

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龍舟東

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

射而亦翻

又

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

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

表詣吳主邏者得之

扁補典翻又音篇邏郎佐翻

諸葛瑾聞之甚懼

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閣狹且水乾宜

當急去

乾音干

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

葑菜也謂之蔓菁豆菽也

與諸

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

陸遜亦名議字伯言

其必當

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

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

謂敵既知權還料遜兵當退已分守

要害之處欲以遮截遜所部兵既無進取之氣而有遮截之處則其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復扶又翻

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

謂吾怖

怖普布翻

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

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

上時掌翻

魏人素憚遜

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執步趣

船

趣七喻翻

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

蓋立圍屯於白河口因以為名

託言住

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

新市安陸

二縣皆屬江夏郡魏初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石陽舟車湊焉頗為繁富沈約曰江夏曲陵縣本名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併曲陵入安陸縣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

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

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壬申葬漢孝獻皇

帝于禪陵

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賢曰在今懷州修武縣北二十五里劉澄之地記曰

以漢禪魏因以名焉

辛巳帝還許昌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

百餘日亮數挑戰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

人之服

字書幘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注補與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蓋婦人首

飾之稱不特喪冠也遺于李翻

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

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

復出矣

治直吏翻復扶又翻

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

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孫武子及司馬穰苴之言也將

即亮翻

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

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

懿所憚者亮也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以

覘壽命之久近耳戎事何必問邪

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

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

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

噉徒濫翻少詩

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

沼翻省悉景翻

已竟也語

數日復還

復扶又翻下同

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

竟而別也

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

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

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

之又問其次亮不荅

費禕字文偉亮不荅繼禕之人非高帝此後亦非乃所知之意蓋亦

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矣嗚呼

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

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

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逼

猶恐亮未死也

於是儀結陳而去

陳讀

陣曰入谷然後發喪

入斜谷也

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司馬懿字仲達以當時百姓之懿聞之笑曰吾能料

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

才也方亮之出也懿以為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及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為天下奇

才觀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為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行下孟翻追至赤

岸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初漢前軍師魏延蜀置中軍師前軍師後軍

師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

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韓信請兵故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亮制而

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

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

便了

斯此也須待也言即此待之便可辦事分扶問翻度徒洛翻

軍戎節度取辦於

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下退稼翻

唯儀不假借延延以

為至忿有如水火

言不可同處也

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

偏廢也費禕使吳

費父沸翻使疏吏翻

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

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

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

憤古對翻

釋云心亂也

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

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

黥布韓信也

今方埽除彊賊混一函夏

夏戶雅翻

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

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

計也

擬與揖同

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

軍節度令延斷後

斷讀曰短

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

發

亮固知延非儀所能令矣

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

揣初

委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

此魏延矜高之語也見賢通翻

府親官屬

便可將喪還葬

府親官屬謂長史以下也

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

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

勒作斷後將乎

將即亮翻

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

分扶問翻

令禕

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

時禕為亮司馬延知儀必不
已從故因禕來劫與共作行

留處分行謂當從亮喪還者留謂當留拒敵
者延欲令禕手書處分之語告其下諸將也

禕給延曰

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

給徒亥翻為
于偽翻更工

衡翻必不違命也禕出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

尋繼

也言繼時
而悔也

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

還

覘丑廉翻還從宣
翻又如字下同

延大怒攬儀未發

攬初銜翻自後
爭前曰攬今人

猶言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

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

蔣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

槎仕下翻邪斫木也

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

南谷即褒谷也南谷曰褒北谷

曰斜長四百七

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

十里同為一谷

禦延

何平即王平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

平叱先登曰公亡身

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

為于

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馬岱追

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

難乃旦翻

行

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

問音訊也

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

已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

延雖

無反意使其輔政是速蜀之亡也降戶江翻

諸軍還城都大赦謚諸葛亮曰

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城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治直之翻長知

兩翻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

如其所言

卒子恤翻

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

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

儀度也軌

法也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

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

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

言事事物理必從其本而治之

循名責實虛

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

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

蕭之亞匹矣

治直吏翻亞次也匹偶也

初長水校尉廖立

廖力弔翻姓也裴松之音理救翻姓譜廖姓周文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

廖湛風俗通曰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颺蓋其後也

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

常以職位游散

散悉亶翻

怏怏怨謫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

汶山

據立傳廢徙汶山後主初立之時也汶山漢武帝開為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又分置汶山

郡唐為茂州汶山縣汶音問

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

聞之亦發病死

平廢徙見上太和五年

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

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復扶
又翻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

言聖人以為難

見論語鄭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
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
駢邑三百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
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不易再易
通率一家受二夫之田是定稅三百家也 諸葛亮

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

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

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

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

樂音洛

流矜恕之德灋行於

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

為于偽翻

百姓遂因

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

姓諧習國名後以為姓風

俗通漢有習
響為陳相

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于沔陽

近其新翻

斷其

私祀

斷音短

漢主從之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

假節督漢中

代魏延也

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

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

喪息浪翻

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類倫也萃聚也

處羣僚之右

處呂呂翻

既無

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

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

此巴丘即

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山臨大江一名幕阜前有培塿謂之巴蛇塚相傳以為昇屠巴蛇於洞庭其骨

若陵因謂之巴陵

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

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

疏使

吏翻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

守何也對曰臣以為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

事執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

謂抗言不

為吳屈又盡情無所隱也

禮之亞於鄧芝

蜀先主殂諸葛亮當國始遣鄧芝使吳

吳

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

民而已

陸遜先嘗部伍山越為兵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其餘深遠莫

能禽盡屢自求為官出之

為于偽翻

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

議咸以為丹陽地執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

鄰接

會工外翻番蒲何翻

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

重直龍翻

其幽邃人

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

長知兩翻

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

莽莫補翻人母

黨翻草深曰莽

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

兵俗好武習戰

好呼到翻

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

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

走音奏狖余救翻說文曰狖鼠屬善旋

時觀

間隙

間古莧翻

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蠡

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

聞之亦以事終不逮

逮及也謂恪所出山民終不能及四萬之數也

歎曰恪不

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

越將軍

以招撫山越為將軍號

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 冬十一

月洛陽地震 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

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

太和五年吳遣潘濬討武陵蠻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魏紀五

起海蒙單闕盡彊
圉大荒落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丁

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

甄后死見
六十九卷

文帝之黃初二年數
所角翻甄之人翻

由是太后以憂殂漢楊儀既殺

魏延

事見上卷上年

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

生密指以儀狷狹

密指蓋亮密以語諸僚佐特儀不知耳

意在蔣琬

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

從干容翻

初儀事

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叅軍長

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

先悉薦翻

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

咤叱稼翻噴也叱怒也五

內五藏之內也

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

往慰省之

費父沸翻省悉景翻

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

云云師古曰猶言如

此如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

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

語牛倨翻處昌呂翻度徒洛翻落度失意也

令人

追悔不可復及

復扶又翻下同

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為民徙

漢嘉郡

漢嘉縣故青衣也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屬蜀郡屬國都尉蜀郡屬國安帝延光元年所

置蜀分為漢嘉郡

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旨激切遂下郡收

儀

上時掌翻下遐稼翻

儀自殺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

文德郭后也郭

后謚曰德甄后謚曰昭

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

事費禕代琬為尚書令

帝好土功

好呼到翻

既作許昌宮

事見上卷
太和六年

又治洛陽宮

諸葛亮死帝乃大興宮室晉士變所謂釋楚為外懼者此也治

直以

起昭陽太極殿

水經注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即漢崇德殿之故處

築總章觀高十餘丈

舜有總章之訪相傳以為總章即明堂也觀闕也總章觀蓋在太極

殿前觀古玩翻高居傲翻

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

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

民至少

喪息浪翻少詩沼翻

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

漢自秦項

之爭民死於兵者多矣雖文景與民休息戶口蕃息重
以武帝窮奢極欲又減其半平帝元始之初民戶一千
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
郡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光武興於南陽至永

和元年戶五十餘萬三國虎爭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
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三耳
當此之時謂不過漢文景時一大郡非虛語也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將即亮翻

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

多作傳舍

典畧曰備鎮成都拔魏延督漢中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傳株

戀翻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

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

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

復扶又翻

下同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

此指蕭何治未央宮事為言

羣曰昔

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

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

羣因帝蕭何之言以陳善

閉邪蕭何事見十

一卷高帝七年 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

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

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

此皆指帝拒諫實事壞音怪

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

少詩沼翻下同

卓然

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

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

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

為于偽
翻下同

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

凝定也停也言帝
不為之留聽也

不及意遠矣

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

數

西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
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曰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

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
除順成宮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

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

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

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閭

內侯婕妤比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

千石良人

自賢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

灑所賣
翻掃素

視千石

報翻又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並如字

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漢東都之末宮中有女尚書處當奏事有不合上意區處其當而下

之也畫可畫從其所奏省悉景翻處昌呂翻

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

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

事治直之翻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

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

粗坐五翻見賢遍翻朝直

遙翻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

后妃以下百二十人

王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為百二十人嬪

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嬙毘賓翻
嬙慈良翻

復扶又
翻下同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

備內官之數

媛美女也淑善也媛于絹翻

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

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詩螽斯
后妃子

孫衆
多也

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輒以昌言自克也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

克是時獵灋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

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

親田者既減

親田謂躬
親田畝者

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

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訾

不訾言不可計量也

民雖障防力不能

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方今天下生財

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

卒讀曰猝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

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

作臺觀望見孟津

黃圖曰登之可以遠觀故曰觀觀古玩翻

衛尉辛毗諫曰

天地之性高高下下

國語周太子晉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四岳佐禹高高下下

封崇九山決汨九川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

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

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

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

元始也緒絲端也言文帝克終武帝之志受禪易制此絲端所

從始也

誠宜思齊徃古聖賢之善治

治直之翻

總觀季世放蕩

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

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

處昌呂翻

今吳

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

治直之翻

帝

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

堯土階三

尺茅茨

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

樂音洛

及至殷周或堂

宗三尺度以九筵耳

周官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

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

桀作璇室象廊

史記龜策傳曰桀為瓦室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紂為象廊紂為傾宮鹿臺

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仞臣瓚曰今在朝歌城中

以喪其社稷

喪急浪翻

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

民不堪命從亂如歸王走而死于芋尹氏

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

事見七卷三十

年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

度徒洛翻

未有不亡者

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

皇為深誠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晉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駕怯敢忘爭臣之義

駕音奴爭讀曰諍

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

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

重誅奏御

叩近也御進也

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帽被

縹綾半袖

著陟畧翻說文曰帽小兒蠻夷頭衣縹普詔翻青白色綾紋帛或謂之綺或謂之紋縹半

袖半臂也晉志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縵為之後世施幘於冠

因或裁纓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被皮義翻

阜問帝曰此於禮何

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灋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

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

少府屬官

有御府令典官婢員吏七十人吏從官三十人

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

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

數所具翻

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

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

踐養胎以待用

國語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既反國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

不嫁大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

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儼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昭王恤病以雪仇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

弔死問疾欲以報齊雪先王之耻

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

二敵彊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

謂當帝之身不能滅吳蜀後世之責必歸

於帝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

舍讀捨

專心討賊臣

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

按此則魏已改通事郎為

中書侍郎矣

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家語載孔子之言

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

已殆將敗矣

荀子魯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善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曰

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進不已是以知之也

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

留意舟水之喻息犇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

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

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

今寇賊未殄

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

謂五大在邊尾

大不掉非善計以詒後人也遺于季翻

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

不競

競強也

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言不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復扶又翻下同

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

臺令史

此殿中監以其時營造宮室使監作殿中耳非唐殿中監之官也觀後所謂校事可知矣入據

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則魏時殿中監已有定官蘭臺令史屬御史臺會要曰漢謂御

史臺為蘭臺

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

卿推之何也

推考鞠也

臻曰古制侵官之法

古者百官不相踰越左傳樂鍼

曰侵官冒也

非惡其勤事也

惡為路翻

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

也

墮讀

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

魏武建國置校事使察羣下

若又縱

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涿郡孫禮固請

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

讜音黨

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

一月有所成訖

成訖言欲成殿舍以訖事也監古銜翻

禮徑至作所不復

重奏

重直龍翻

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

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

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

太史令屬太常隆以侍中領之漢儒有高堂生

魯人隆其後也姓譜齊公族有高堂氏風俗通齊卿高恭仲食采於高堂

曰此何咎也於禮

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

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

京房易傳之辭傳直應翻孽魚列翻

此人

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

之

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厭益涉翻下同

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

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

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

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

作則蓬蒿嘉禾必生此地

蓬山輒翻又色洽翻蒲音蒲說文蓬蒲瑞草也堯時生於

庖厨扇暑而涼

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

遠人也 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

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

任城王楷之子也

楷任城王彰之子任音士

丁巳帝還洛陽 詔

復立崇華殿

復扶又翻

更名曰九龍

據高堂隆傳時郡國有九龍見因以名殿更工

衡翻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

水經注穀渠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枝流入石逗伏流

注靈芝九龍池

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

馬鈞作司南車

司南車即指南車也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士皆

迷路乃作指南車以正四方迷征記曰指南車上有木仙人持信旛車轉而人常指南

水轉百戲

傳玄曰人有上百戲而不能動帝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繩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

磨闕雞變巧百端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

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

詩召南鵲巢之辭也

今興宮

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

福太戊桑穀生朝武丁飛雉雖鼎皆能戒懼轉災為福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

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簡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

為之動容

為于偽翻下同

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

立為

期限以必其成及期而不成為稽限

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督已分散騎

常侍領祕書監王肅

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秩四百石

上疏曰今宮

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

見賢通翻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

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

泰極謂太極殿

願陛下取

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

暮而更之

更工衡翻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

不怨矣

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

小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

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

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

此營壘之營

既成又利其功力不

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

此營求之營

不顧經國之體臣

愚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

復扶又翻

宜明其令使必如期

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

謂始焉於甲處營造發民就役次焉於乙處營

造不可仍用甲處就役之民寧
使更發民以供乙處之役也
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

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

陛下下之於吏

卒讀曰猝下之之下音戶稼翻下同

鈞其死也無使汙于

宮掖

鈞與均同汙烏故翻

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

易以

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

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

事見十四卷漢文臣以為帝三年下邳稼翻

臣以為

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下之吏也猶不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

斯論誠足以矯張釋之之失言

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

偽為于翻

不忠之甚者也不可

察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

手

喪大記之言

亟以時營東堂堂成興疾往居之又令世子

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

弟有不良之行

樂音洛行下孟翻

當造膝諫之

造膝詣膝前也造七到翻郝與

同膝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

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

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

覆敷救之

冬十月己

酉袞卒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

是歲幽州刺史

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

刺七

亦翻種章勇翻

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張

掖柳谷口水溢涌

魏氏春秋曰張掖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

激波涌溢刪丹氐池二縣漢志皆屬張掖晉志無之當是併省也五代志甘州張掖縣有大柳谷又後周廢金

山縣入刪丹縣蓋歷代廢置無常疆土有離合也

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

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

彗之象

宿音秀字蒲內翻彗徐芮翻又余醉翻又祥歲翻

又有文曰大討曹

石圖

之文天意蓋昭昭矣

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

鉅鹿張琚

任縣前漢屬廣平國後漢屬鉅鹿郡魏復屬廣平郡師古曰任本晉邑也鄭皇頤奔晉為

任大夫劉昫曰唐邢州任縣漢鉅鹿南臨縣地晉置任縣治苑鄉城連齋者連詔書及班下石圖齋以問張琚也張琚兼內外學故以問之琚徂問翻又在旬翻祖問翻琚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

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

見賢追翻

今漢已久亡

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

之符瑞也

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牛繼馬又以為元帝本牛氏繼司馬之徵

帝使人

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

珠不圓者為璣又曰麤瑤為璣玳瑁耐翻瑁蒲佩翻

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四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

杜祐曰孫權嘉平五年鑄大泉一當五百文曰

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

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

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夏四月漢主至渝

登觀阪觀汶水之流

渝即漢之渝氏道屬蜀郡汶水即岷江水也岷江出氏道西徼外岷

山東流歷都安縣沈約曰縣蜀所立水經注曰都安縣有桃關蜀守李冰作大堰于此謂之渝壩亦曰渝堰觀

阪在其上裴松之曰湔音翦晉書音義汶讀與崕同諸葛亮既沒漢主游觀莫之敢止

旬日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武都氏苻健請降於漢

先此觀之諸氏固
有苻姓矣不待

蒲堅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苻也杜祐曰氏者西戎別種漢武帝開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河隴左右魏武令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曰楊氏苻堅之先是曰苻氏楊氏苻氏同出畧陽世為婚姻降戶江翻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

諡法大慮靜民曰
定純行不爽曰定

冬十

月己卯帝還洛陽宮 甲申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曰
大辰者何

大火也何休注曰大火與伐天之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以取正故謂之大辰蔡邕曰自亢八度至尾四

度謂之大火陳卓曰自氏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李蒲內翻

又字于東方高

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

所謂圜丘方澤南北郊及社稷神位也

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

先廡庫為次屋室為後

記曲禮之言

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

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

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

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

書皋陶謨之言孔安國注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

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也

言天之賞罰隨民言

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

采椽

即采來之木為椽不加斲削也

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

張蘊古曰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文選東都賦注曰紂為瓊室以瓊瑤飾之

今宮室過盛

天彗章灼

彗祥歲翻音又見上

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

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

數所角翻下同

帝頗不

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

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十二月癸巳賴陰靖侯陳羣卒

謚法恭已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羣

前後數陳得失

數所角翻

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

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

言拱手而已默無一言

正始

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

撰雜免翻

朝士乃見羣諫

事皆歎息焉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

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

道者言之也

答曰夫仁者

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

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

上時掌翻

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乙未帝行如許昌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

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

兗州統陳留東郡濟陰任城東平濟北泰

山昶丑兩翻

昶為人謹厚名其兒子曰默曰沈

沈時林翻

名其子

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

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

黨也

論語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

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

鮮息淺翻

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

譽音余惡鳥路翻

孔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見論語

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

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

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

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

當丁浪翻

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

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

重直龍翻

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昶之所以戒子姪如此然高貴鄉公之難王沈陷於不忠平吳之後王渾與王濬爭功馬伏波萬里還書以戒

兄子固無益於兄子也

景初元年

以改歷紀元景初

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

山荏

前漢曰荏縣後漢及魏晉曰山荏屬泰山郡師古曰荏士疑翻應劭音溜裴松之音仕狸翻見賢遍翻

高

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

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

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

是月春三月也

殷為地正以建丑十二月為歲首服色尚黃以土代火之次犧牲用白從殷也更命太和厯曰

景初厯

太和厯注見目錄七卷太和元年更工衡翻

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己亥以尚書令

陳矯為司徒令僕射衛臻為司空

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

四年以執金吾榮卸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自晉迄于江左省置無恒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有司奏以

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

之廟萬世不毀

沈約曰時羣公有司始奏更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

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
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為魏烈祖明帝在祚而其下先
擬定廟號非禮也謚法有功
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

孫盛論曰夫謚以表行

行下孟翻

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

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矣

羣司百執事之臣也

秋七月丁卯東鄉貞公陳矯卒

謚法不隱無屈曰貞清白守正曰貞

公

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數所角翻

帝欲討之以荊州刺

史毋丘儉為幽州刺史

毋丘複姓母音無

儉上疏曰陛下即位

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

卒讀曰猝

聊可以此方

無用之士克定遼東

鄭玄曰聊且畧之辭

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

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

稱舉也

寇亂

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敢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

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

度康淵凡三世長知兩翻

外撫戎夷內修戰

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

卷讀曰捲

知其妄矣帝不

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

帥讀曰率

璽書徵

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

遼隧縣二漢屬遼東郡晉志無其地蓋在遼水東岸

水經注玄菟郡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
出西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璽斯氏翻
會天雨十

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

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

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誘音漢張后殂九月冀

充徐豫大水冀州統趙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
博陵清河中山常山徐州統彭城下邳東

海琅邪廣陵臨淮豫州統潁川西平郭夫人有寵於
汝南汝陰梁沛譙魯弋陽安豐

帝夫人河右大族黃初中毛后愛弛帝游後園曲宴極

樂曲宴禁中之宴猶言
私宴也樂音洛下同郭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

左右使不得宣

宣布也露其事也

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

宴北園樂乎

後園在洛城北隅

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

辰賜后死然猶加謚曰悼

謚法中年早夭曰悼肆行無禮曰悼

癸丑葬愍

陵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

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

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

魏氏春秋曰洛陽有委粟山在陰鄉魏時營為圓丘孔穎

達曰委粟山在洛陽南二十里

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

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

摭之石翻禮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審諦昭穆而祭于太祖也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

各就其廟以祭此其異也春秋吉禘於莊公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杜預注曰禘祀三年之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廟杜預曰三年大祭之名二者不同禮有禘有大禘以下文觀之則此乃禮記祭法所謂郊禘之禘鄭氏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

方丘以舜妃伊氏配

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

祀皇天之神於南郊

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祗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廬江

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使衛

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

琮

宗翻還從宣

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

四部

當作四郡謂吳郡會稽新都鄱陽皆與丹陽隣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或曰四部謂東西南北

四部都尉也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

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

使諸將入扼幽阻之地故謂之內內讀曰納

但繕藩

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

芟所

街翻種章勇翻

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

山民饑窮漸出降晉

降戶江翻首式救翻

恪乃復敕下曰

復扶又翻敕下

者出教令約敕其下也

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

嫌疑有所拘執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

白陽既置長必以為縣其

地當在丹陽郡而今無所考

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

教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

伉胡朗翻又去浪翻

知官惟欲

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歲期

人數見上卷青龍二年

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

恪威北將軍

威北將軍亦孫權所創置

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皖水

自霍山縣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皖戶版翻

是歲徙長安鍾簏橐

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

簏音巨佗徒河翻折而設翻

聲聞數十

里

問 聞音

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

霸城即漢京兆霸陵縣故城也

大發

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

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

高古號翻

置內殿前起土山

於芳林園西北陬

水經注大夏門內東側際城有景陽山即芳林園之西北陬也裴松之曰

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曰華林園陬將侯翻

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

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

董尋上疏諫曰

漢公府無軍議掾此官魏置也掾俞絹翻

臣聞古之直士盡

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

於人婢

周昌注已見前劉輔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

天生忠直雖白刃

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

偽為于

建安以

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

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

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

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

被皮義翻

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

方穴土為方也漢書所謂

方中亦此義

面目垢黑衣冠了鳥

了鳥衣冠摧敵之貌

毀國之光以崇

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見論語孔

子對魯定公之辭

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

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

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

後累陛下矣

累力瑞翻

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

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

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

好呼到翻

求取亡國不度之器

不度之器謂長安鐘簠索佗銅人承露盤也

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

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疏曰昔洪水

滔天二十二載

隆之此言蓋取鯀九載績用弗成禹治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合以為二十二

載之數載于亥翻

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

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

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

白地謂大幕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虜謂烏桓鮮卑也聚邑之寇謂盜賊竊發屯據鄉邑聚落者

乃僭

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

衡所以稱輕重爭衡者言吳蜀自謂國執與中國鈞無所輕重

也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

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

惡烏路翻

以為難

卒討滅

卒讀曰猝

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

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

斂力瞻翻

下不堪命吁嗟

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

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

度徒洛翻義禮也高堂隆之論諫可

謂深切著明矣

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

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

儋丁濫翻

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

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

吏奉祿稍見折減

將子亮翻
奉扶用翻

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

休者又絕稟賜

稟筆錦
翻給也

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人

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

參三分也

而度支經用更每

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

此蓋犒饗工徒度支經用不
足以給故賦牛肉以供之度

徒洛
翻

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

指言諸費皆
在於營繕也

且夫

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
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

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中書監令典奏事因觀隆

奏遂以語之

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

覲音冀好呼到翻

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

治直吏翻

其言征伐則比二虜

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

為其主

為于偽翻

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

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

復扶又翻

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

飾

緣俞絹翻茵蓐之字從草蓋古人用草為之後世鞞字有旁從革者用皮為之也襦褌二字有旁從衣者

用帛為之也古樸散而文飾盛又從而加緣飾焉觀書
顧命敷席有黼純綴純畫純玄粉純之別則成周之時
已然矣純之器物無丹漆古者朴素舜造漆器而羣
臣諫者不止況加丹乎尹翻緣也

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

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量音良而工

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帑徒朗翻藏徂浪翻昔漢武信神仙

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

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

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

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

錄收也

前已嫁為吏民妻

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

掖庭

姿謂有色者
首謂鬢髮者

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

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

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

妻妻下
七細翻

於父母之恩偏矣又

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

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

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

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

鮮息淺翻

且軍師在外

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

猶將不給况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

非員謂出於員數之外者無錄

謂宮中錄籍無其名者復扶又翻

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

橫戶孟翻

內外

交引其費半軍

謂其費與給軍之費相半也

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

土為山

掘地為海謂開昆明池封土為山謂作三神山漸臺也

賴是時天下為一

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

載子亥翻下同

馬不捨

鞍士不釋甲彊冠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

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

晉志少府統中左右

三尚方

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

寇讎之心矣

騁丑郢翻

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

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

合讀曰拾竊為于偽翻

高堂隆

疾篤口占上疏曰

疾篤不能自書故口占而使人書之

曾子有言曰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

見論語

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

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

省悉景翻

臣觀三代之有

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具有一民莫非其

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

旗

武王斬紂首懸之太白之旗梟堅堯翻

桀放鳴條

商湯破桀於鳴條遂放之于南巢孔安國

曰鳴條地在安邑之西

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

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胄

赤此魏室之大異也

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長知兩翻

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

司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

可選諸王

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跼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

書蔡仲之命之辭

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

歎則輟錄授能

錄圖錄也

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

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勞力到翻幾居

豈翻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

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

其通者歟

謂是年黃龍見之議也意過其通謂意料之說執之甚堅反過其學之所通習者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

毓余六翻

選舉莫取

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啖徒覽翻唯也食也又徒濫翻

毓對曰

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言唐虞之治也

今考績之灋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

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

渾胡本翻

詔散騎常侍劉邵作

考課灋邵作都官考課灋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

說略

者說考課之大略也

詔下百官議

下逕稼翻

司隸校尉崔林曰案周官

考課其文備矣

周家宰總百官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詳見於周禮

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

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

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

猥積也卒倉猝也讀曰猝

增減無常固

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

以綱為譬也

衆毛不整振其領

以裘為譬也

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

用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

遙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

詩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注云汝施行

法度於是百君

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

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

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

六代唐虞夏商周漢七聖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闕通也

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

粗坐

五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

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

契息列翻

今奏考功

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

漢京房有考功課吏法

可謂明

為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

盡善也

濟子禮翻治直吏翻

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

四科即漢左雄

所上黃瓊所增者也見五十二卷順帝漢安二年

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

府為親民長吏

長知兩翻

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

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

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

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

公坐而論道

周官考工記曰生而論道謂之三公

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

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

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

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

之略

師古曰此語出於慎子班固引以贊婁敬叔孫道

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

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馬於虔翻

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

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執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

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

掾北地傳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

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

治直之翻

本網未舉而造制

末程

綱維紘繩綱總也舉綱則衆目張矣言所繫者大也十髮為程一程為分言其細也又曰程品式也

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

國略國經也
先心薦翻

懼不足以料賢愚

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料音聊

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

治直吏翻

而知人之道聖

賢所難也

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是故求之於

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

譽音余渾戶本翻

考之於功

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

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

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

焯職畧翻明也復扶又翻

苟為不公不明

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

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

治直之翻下同

而以

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踈貴賤

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欲知治經之士

則視其記覽博洽

博廣也大也
通也洽徧也

講論精通斯為善治

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

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

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

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
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已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
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

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溫公之論善矣然必英明

之君然後能行之自漢以下循名責實莫孝宣若也
宣帝之政非由師傅之諭教公輔之啟沃也公所謂
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其萬世之名言也歟或者親譽雖不能而任職踈

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

惡者有功而不錄

喜許記翻好呼到翻
敗補邁翻惡烏路翻

詢謀於人則

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

察雖復為之善灋

復扶又翻

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

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

治直吏翻

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

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

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

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

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

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

煩勞之有哉

古人有言曰舉一網衆目張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此之謂也而所謂本者豈易

言哉或曰考績之灋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

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

立灋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

成然後治其罪

事見尚書治其罪謂殛鯀於羽山也治直之翻下同

禹之治水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

隩於六翻事亦見尚書賞其功謂錫

禹以玄珪也

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

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

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

其本而犇趨其末故也

趨七
喻翻

初右僕射衛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

蔣濟已
自中護

軍遷護軍將軍此復書中護
軍蓋先時事也遺于季翻

漢主遇亡虜為上將

謂韓
信

周武拔漁父為太師

謂呂
望

布衣廝養

廝音斯養
羊尚翻

可登王

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

喻斷蛇於文景

謂草創之規略不可
用於承平之時也

好不經之舉

好呼
到翻

經常

開拔奇之津

津江河濟渡之
要故以為喻

將使天下馳騁而起

矣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

先悉薦翻行下孟翻

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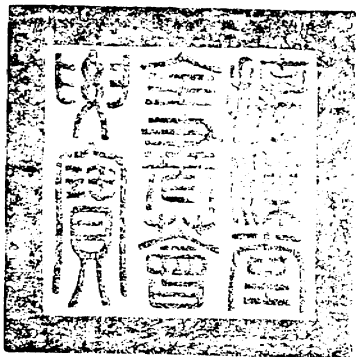
門郎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


也豐服其言

中竹仲翻

資治通鑑卷七十三

財團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啟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 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 臣徐大豐